

國立北平圖書館

贈

綠河橋

三幕劇

編者 鄒良



MG
I 234.6
161



3 1774 7031 1

題淶河橋劇本

自抗戰軍興，敵人以極殘酷之手段，企圖破壞粵漢鐵路，截斷我國際交通，毋間晝夜，大肆轟炸。幸我全體員工深明大義，人人敵愾，不避艱危。同人可歌可泣之忠勇事蹟甚多，孟君殉職，特其一也。孟君繼貴者，一不識字之看橋伕也。當敵機來襲淶口橋時，置生死於度外，使重要軍車，得以迅速趨避，輜重因而保全，而孟君則因負傷而成仁矣。此種公爾忘私盡忠職守之精神，殊足風世，允宜廣事宣揚。鄒良同志，擅長文藝，尤嗜戲劇，蒐輯孟君事略編爲淶河橋三幕劇，以生動文筆，表彰孟君之壯烈，以通俗藝術，發揚本路之精神，人人均能聞風興起，努力本位工作，以爭取最後勝利，殆鄒君之深意乎？

劉鍾明謹識於衡陽苗圃

新1680

二

083115

人像
送
河橋劇本
劇
五傳

陳延炯

宣揚正氣

周武昇

劇情說明（代序）

粵漢路淶河橋，在淶口附近，長三百四十三公尺，有四十五公尺桁橋四孔，十八公尺樑橋七孔，爲株距段三大橋工之一。自七七抗戰發動，粵漢路在軍事運輸方面，負有重大任務，敵之空軍，時來肆虐，以期阻礙我軍運工作。二十六年十月十八日，敵機三架，轟炸淶河橋時，適有兵車一列，由南向北駛來，看橋夫孟繼貴，於萬分危急之中，兀立橋前，發施危險信號，該列兵車，遂停止前進，並向南退去，得免於難；當時除將橋之兩端炸傷外，孟君亦以阻止兵車，未及隱避，致被炸傷，延至二十七年一月二十五日，在衡陽本路醫院殉職；當局以其忠勇職守，臨難不避，除呈請交通部從優撫卹外，並將其殉職事蹟，及遺照銅版，呈請彙轉中央宣傳部，廣爲宣揚，以彰忠勇，而勵來茲；今多方搜集材料，以其事蹟，撰爲劇本，亦此意也。第以時間已久，人事離散，自有遺漏之處，復以切合舞台演出，則材料之增添與刪減，事蹟與劇情之稍有出入，亦在所難免。倘勿以此見責，而荷賜正，則幸甚焉。

本劇承本路同好供給材料，並多方協助，始得稿成付梓，復承本路先進賜文惠題，均致謝忱。

二十九年元月良於衡陽粵漢苗圃。

演出問題的研究

二

一、本劇重心，在宣揚鐵路員工，努力抗戰軍運之精神，更以看橋夫孟繼貴殉職事蹟，督勵一般智識缺乏之鐵路工人，忠勇職守。

二、本劇舞台設計，以「簡單」「清楚」為原則，更須以有力之「聲」「光」，協助緊張之台面；希望演出者，特別注意。

三、本劇大小道具，除枕木，鋼軌（可用模型）外，其他均為普通用具，請參照劇情採用之。

四、本劇服裝，無特別式樣，且鐵路員工，警及醫師，護士，均有一定服裝，其餘亦係極普通者，恕不分述。

五、本劇效果極重，作者已有相當研究，演出者函詢，面洽均可。

六、本劇第三幕，為打破慣用之三合式的普通內景，將台面改為全景之一半，使台面寬闊，有充分之空間，容納情節，以期「清楚」「新穎」。

七、劇中人集合：

看橋夫 孟繼貴 宋仲平

崗兵 馬得勝 工人 郭明堂

行路人 老頭兒 甲、乙兩兵

工務分段長兼工程隊長 余西萬

監工 田立春 電匠 老洪

工程隊工人 趙、錢、孫、李、周、吳、鄭、王等。

鄉下小販 賣菜人 公役 兩人

醫院院長 袁助安 護士 若穎小姐

孟繼貴家屬：父，第一繼富，子一二保

病人 甲、乙、丙、丁。（不登場）

附註：本劇劇中人，大部分均係本路員工真實姓名，僅取少數爲假設。

第一幕

地：粵漢鐵路綠河橋南端。

時：二十六年十月十八日。

景：一望無盡頭的粵漢鐵路，出現於舞台的西南至東北；這兒是綠河橋南端斜面，遠遠望去，橋身的中段，有橋欄杆，台的東南角有一崗樓，又有一道棚，與崗樓斜對着，這是看橋夫休息的地方，靠近道棚有一長板凳，軌道兩旁，有蠻石維護路基，鐵路東西兩旁，係一遍野外，時有行人，經過軌道。

人：看橋夫 孟繼貴（簡稱貴） 崗兵 馬得勝（簡稱馬）

工人 郭明堂（簡稱郭） 行路人 老頭兒（簡稱老）

甲兩兵（簡稱甲、乙）

啓幕：兵車一列，由綠河橋馳去，在車行的隱約聲中，幕漫啓；孟繼貴正在捲好手中的紅綠旗，並遙望着馳去的兵車，同時，有甲，乙兩兵，爲要走過軌道，同崗兵馬得勝爭吵。

甲：你管這座橋就得了，你還管得了我們走路嗎？豈有此理！

馬：怎麼管不了，我不叫你們過去，你們就不能通過，這是命令。

甲：命令，你給我們下命令，放你媽的屁！

馬：混蛋，張嘴你就罵人，你是那一部份的？

乙：你管那一部份，你才她媽的混蛋哪。

貴：老鄉，得，得，不要吵了，他不是不叫你們過去，因為南邊來了車，恐怕壓着你們，現在車已過去了，你們只管走，有什麼可吵的。

甲：我們由鐵道那邊，走到鐵道這邊，才有幾步！要得了多大會兒！現在叫我們站了這大半天，成什麼話？

乙：我們是有公事的，就誤了事，你擔得了嗎？

馬：管你有多麼重要的事，反正有車子來，就不准通過。

貴：算啦，老鄉，都是一家人，有什麼吵得！你兩位有事，還不快請，在外面幹事的人，誰肯就誤了公家的事，就是他不准你兩位過去，他也是奉了上頭的命令，大家說幾句就完了，兩位請走，兩位請走。（他一邊說，一邊推甲乙兩兵下）

甲：什麼東西，你能不准這爺們走路。（全下。）

馬：（怒視着兩兵。）都是當兵的，誰還怕誰！

貴：算了，他兩走啦，就完事了，老馬。

馬：這兩個小子，再要麻煩，我非把他們帶走不可。

「這時候，遠遠的傳來汽笛，和車頭行駛的聲音，貴坐在長凳上，稍憩，忽然想起了一件事問馬。」

貴：你知道嗎？老馬，這個月來，北邊的鐵路：平漢路，津浦路，時常有人去破壞軌道，幹這事的，聽說是日本鬼子化錢買出來的漢奸。

馬：可不是，這班狗娘養的漢奸，真他媽的不是人，民國二十一年，我在天津住間，那時候，天津中國地，常常鬧暴動，放火，擲炸彈，偷割電線，沒有一件不是漢奸幹的；有一個拉洋車的，不知怎麼認識了甚麼特務機關裏的人，車也不拉了，天天逛窯子，上煙館，在一天晚上，新車站忽然起火，靠着車站一遍窮人的草房子，完全變了火場，燒個精光，這個拉車的全家四口，都燒死了，後來把放火的份子，抓住了一大批，這個拉車夫，也在其內，據他供出來，日本鬼子，給每個暴動份子，幹一次，四塊錢。就是那晚上放火的，也是這個拉車夫同事幹的，因為事先他們自己不知道，那次的工作，是要到新車站旁去放火，等到命令下來，要去告訴家裏，又來不及了。所以有好多漢奸家眷，全被燒死，你看傷心不傷心！日本鬼子，化四塊錢，買去多少中國人的性命！中國人！真是有不值錢的！

貴：對，這些不值錢的東西，有正經事，不去幹，有正經錢，不去賺，要去幹那些賣命的事，就是最近在路上，偷道釘的，埋炸彈的，割電線的，這些破壞交通的東西，

還不是那班狗娘養的漢奸幹的！要是抓住了，還不是槍斃。

馬：可不是，幹這些勾當的，白天很少，都是在晚上，有一天半夜，我正在崗上，看見一個黑影子，在鐵道邊一動一動，抖然一看，我到嚇了一跳，停了一會兒，我喊了一聲口令，那黑影子，就矮了半截。我當時就不客氣，給了他一槍，跟着就聽見跑的脚步聲，我心裏說，這小子，是他媽的外行，跟着用手電照去，看見一個黑影，由路基上滾了下去。跟手我又放了兩槍，等了半天，沒甚麼動靜，我才放了心，這他媽的，不是漢奸，是甚麼？

貴：對，幹咱們這行，就是晚上麻煩，「擔心受怕，不得睡。」

「郭明堂由西邊走上，遙呼貴。」

郭：老孟。

貴：老郭，你下班了。

郭：下班了，今天真彆扭，跑了三里多路，打算找個人替我寫封信，誰知道走到那兒，這位先生又剛剛到株洲去了。

貴：你這兒坐一會，打算給誰寫信？

「郭坐長凳上。」

郭：我家裏來封信，說我媽病得很厲害，要我趕快回家瞧瞧，現在北邊正打着仗，路上

諸假又請不下來，這叫我怎麼走！真他媽的急死人，打算寫封快信回家，要我弟弟時常在家裏，好好的侍候着老太太，我還湊好了二十塊錢，同信一塊兒寄家。

馬：怎麼！你連這信，都寫不了？

貴：他寫不了，我連信都不認識，好在，我沒有媽，也沒有甚麼人來信，就是我弟弟也只是常常求個跑車的，帶個口信，既省事，又便當。

馬：這倒不錯，不認識信，根本就不寫信，我說，老郭，你的信，到底請人寫了沒有？

郭：要是寫了，我幹嗎還說盤扭！

貴：瞧他這樣，好像能寫幾筆似的。

馬：那是當然，現在，當個兵，不會寫信，還行？

郭：好極了，那我得麻煩麻煩您。

馬：自己哥們，這有什麼關係，有信紙信封嗎？

郭：回頭我給您送來。

貴：真是，一個人，不認識字，好像瞎子似的！

馬：現在當兵，不同早年哪！我在隊部，沒有攤外勤的時候，一天是「三課」「兩操」，我們當弟兄的，誰個不能寫封家信。

貴：我當了十來年的工人，到路上的時候，是大字不識，直到現在，還是大字不識。

馬：我看見有些大站，還有工人圖書室，每天好多工人，去看書，看報。

郭：那是在大站幹的，又讀過幾年書的，才有那福氣，在外段幹的，像我們這樣，一天到晚，除了上班有人管，誰還來問你識字讀書呢？不過工人們，也是有不長進的，不識字，就不想去認字，不會寫信，就不想去學寫信，我同老孟，不就是這樣嗎！

馬：那你們不會覺得彆扭嗎？

郭：怎末不彆扭！好像張大，上個月他把自己的符號弄丟了，回頭，在道棚裏他又檢着了一張符號，他不知道，就是他的，於是就送到監工那兒去了，監工一看，覺得很奇怪，就要看他的符號，他說是丟了，監工才知道他是不識字，連自己的名子都不認識，才告訴他，丟掉的符號，就是檢得的這張，他自己倒笑起來了，你猜爲什麼笑？

馬：當然好笑，自己丟的，自己又檢着了。

郭：那兒啊！他是怕化錢，因爲丟了符號，再去請補發，路局要扣五毛錢，又要登報聲明，他一個月才賺十二塊錢，現在因爲丟了符號，要扣工錢，又得化登報費，那麼一大家子人，他受得了嗎？現在自己檢着了，省得去請補發，又省得化錢登報，你想他該多麼高興。

貴：那個自然，要是你的話，你樂不樂？

馬：不過符號同服務證，是很重要的，尤其在這會兒，更加丟不得，要是被漢奸檢去了，那連自己的性命都有關係，有一次，我們得到一個密令，是要嚴厲檢查鐵路附近的行人，在一個傍晚，我值崗的時候，看見一個穿軍裝的人，坐在北楊旗外的枕木上，他雖然穿着軍裝，可是符號臂章全沒有，我覺得他很可疑，於是就去盤問他，據他說是鐵路工人，我問他是那一段的，他只含含糊糊答應是本路的，我愈看愈覺得懷疑，便問他有符號沒有，他說有服務證，可是我一看他的服務證的照片，模糊不清，不過那時候，我還不敢斷定他，到底是不是路上的工人，只好將他帶到隊部去，你們猜他是幹什麼的？

郭：小偷兒。

賞：跑荒車的。（註：在車上偷着做生意的，這種人，鐵路員工，叫他們爲跑荒車的。）

馬：都不是，他是日本鬼子，主使出來，到路上打聽兵車情況的漢奸。

郭：漢奸怎麼會有服務證？

馬：服務證，那是他的，是路上工人丟掉的，被他檢得去了，於是他們就冒充鐵路工人。

賞：唉，這是誰，會把自己的服務證丟了！

郭：是啊，後來聽說，把那個丟服務證的工人查出來了，因為他丟掉了服務證，沒有呈報遺失，可巧又鬧了這麼一場事，這位工友，就被罰了兩個月的薪水。

貴：哎呀，我可別要丟了。（一邊說，一邊拿出服務證瞧瞧。）

郭：你的服務證，要是會丟了，死人還會把棺材丟了呢！（笑）

「這時候，貴忽然望見對面，有一個老頭兒，挑着担子，跌倒了，便叫郭。」

貴：老郭，你瞧，那個老頭兒，挑不了那擔東西，又碰倒了，你快去看看。

「郭跑下，稍停，他挑了一擔行李，後面隨着一個老頭兒，全上。」

郭：好傢伙，這擔行李不輕！（他走過鐵路，把行李放在道棚上。）

貴：老頭兒，這兒坐會歇歇再走。

老：哦，真累壞了，走了半天，還只走這麼點路，這樣，走到天黑，也走不到。（喘氣）

馬：老頭兒你到那裏去？

老：別要提啦，我住的地方，因為離車站太近，這個月來，鬼子的飛機，時常來炸，可

是，有時候，也有飛機，又不炸，大家都說，那不是日本飛機，是中國飛機，鬧得我們，躲也不是，不躲也不是，簡直住個不安，只好搬家，住遠些。（嘆氣。）

馬：快了，不久要成立防空司令部。那時候，就好多了。

貴：怕什麼，那麼高，望下擲，那兒那麼準，就會炸着，我他媽的，是不怕的。

郭：你可別這麼說，老孟，你是沒有瞧見炸彈的厲害，比如說，這兒落一個彈，這橋的

一節同鐵軌，可以炸出去一兩丈去，這崗樓同道棚，非碎不可。

貴：碎，有咱老孟在這兒，炸彈都不敢炸，你愛信不信。

老：（望天）我這要多會兒，才能走到！

馬：剛才問你到那兒去，你又不說。

老：我也說不上來，我現在轍的地方，叫什麼地名，我只知道，離這兒還有三里多路，

走過前面那一座村子，就可以望見那所茅屋。

馬：老郭，修點兒好不？你幫這老頭兒擔去，反正你是下了班。

郭：你去，我好不容易下了班，想歇會兒，我可不去。

馬：我正攪着勤落，怎麼能去，你要是不去，那誰給你寫信啦！

貴：去吧，老郭，三里多路，一會兒就走到了。

老：求求你吧！大哥，我實在是挑不動了，只要你挑過這座村子，那兒有我一個大孩子

，在等着我，他也是挑了一擔，可是走到那兒，就能望見我們搬進去的房子，那末

，我只要坐在那兒，看着行李，叫我那大孩子，走兩趟，就可以擔完了，求求你吧

，大哥。

貴：行啦，老郭，瞧我的面子，走一趟吧。

郭：好，就聽你們的，（挑行李）走，老頭兒。咱們回見，老馬，你可得給我寫信呢！

馬：那個當然。

老：謝謝，你們回見，回見。（郭與老同下）

「此時紅日當空，正午時候，遠處傳來集合號聲，接着汽笛及火車開動，同出發歌聲，這是一列兵車，開始前進，少頃，聲音漸逝。」

貴：得，兵車又開了一列。

馬：聽說最近有六十多列兵車向北開，最奇怪的是，一有兵車，日本鬼子的飛機就來了，好像他知道似的，這除了有漢奸去報告，鬼子那會知道！

貴：對，他媽的漢奸，專門打聽這些事，所以有的時候，有生人問我，將方才過去的是貨車，是客車，還是兵車，我總是回答說不知道，也是恐怕他媽的，碰着了漢奸。

馬：那是他問你，要是問到了我，我一定先把他問清楚，如果，有可疑的地方，那就不客氣，把他帶走再說。

貴：我比不得你，你穿了軍裝，背了長槍，圍了子彈，我手無寸鐵，僅僅有兩面旗子，我不過是個看橋的工人。

馬：話不是這麼說，咱們都是幹鐵路的，應當彼此互相幫助，你辦不了的，可以告訴我，我能辦得到，一定替你辦，換過來說，我辦不了的，也可以請你幫忙，對不對？

貴：話是這麼講，不過有的時候，咱倆碰不到一塊，像我們這當工人的，對於那班幹壞事的，也只有馬馬虎虎的，遇事能了就算了。

馬：這也只是那樣……（看天）老孟，你瞧今天天氣這麼好，路上又有兵車，說不定，鬼子的飛機又要來。

貴：他來他的，我是不怕，要是真的在這兒炸死了，可比在家裏炸死了，強得多。

馬：老孟，你真不怕喪氣，總是炸死，炸死的，我們當兵的，最忌諱這些。

貴：你們背着槍，還怕死，那我這沒有槍的，該怎麼樣呢？

馬：你說這話，不通情理，死同槍，有甚麼關係？

貴：我問你，槍是幹甚麼的？

馬：槍，在前線上，打敵人，在這兒，爲保護鐵路，打那些破壞交通的歹人，和土匪。

貴：這不決了，槍是爲要打死人的，要是自己怕死，還敢去打死別人嗎？尤其是去打敵人，土匪，歹人，如果自己不怕死的心，一定達不到目的。

馬：嘿，瞧你不出，大字不識的工人，能說出這樣的話！

貴：我不但說得出，我還做得到。

馬：有你的，好朋友，咱們就是這麼幹。

「台上稍靜，車站上打點的聲音，遙遙傳來，在防空設備未完善的時候，這是表示

有空襲的情形了。」

貴：嘿，話還沒有說完，你聽 老馬，站上又打雷了，真叫你說着了，不知是鬼子的飛機，還是自己的飛機！

馬：（若有所思的說）可不是嗎？今天還有好幾列兵車望北去，這會兒，千萬莫來才好！

貴：老馬，你走吧，我在這兒好了，反正，我是不怕的。

馬：笑話，你不怕，我還會怕，頭都不走，你的話，死在這兒，比死在家裏，強多了。

貴：這回可是你說的，可不要說我喪氣。

「馬若見有人向鐵路走來，於是持槍喊着。」

馬：老百姓，站住，現在有飛機，不准動。

「這時候，微微有飛機聲音。」

貴：老馬，你聽見嗎？好像在東北似的？

「飛機聲漸近。」

馬：對，是在正北，好重的聲音！

「南邊忽然有火車行駛聲，愈來愈近。」

貴：你瞧，說曹操，就有曹操，果然有車來，日本鬼子是他媽的神仙。

「飛機聲愈來愈大。」

馬：老孟，你瞧，三架，三架，西北，正北。

貴：真的，真的，向南飛，他媽的，來了，一定是日本鬼子的。

「車聲愈近，貴跑上軌道中間，搖紅旗，阻止南來的車子前進，他愈搖愈急，最後，他跳起來了，這時候馬已臥倒，飛機聲愈近。」

馬：老孟，快躺下，躺下，三架，壞了，下來了，下來了，擲了擲了。

「這時候開始有炸彈聲，貴仍是跳着搖紅旗，馬向他說的話，他一句也沒有聽見，炸彈聲愈來愈多，有時看見遠處一陣陣的冒火光，車聲漸漸遠去，台上燈光轉暗淡，飛機已在橋的附近，亂擲彈了，當他看見車已退去，才放了心，剛剛走到道棚前，台上更加暗了，其時橋端落了一彈，橋的一部份炸毀，同時，道棚，崗樓的後面，亦落一彈，樓均炸毀，貴哎喲一聲，倒在道棚旁邊，馬也喊了一聲，他倆同時受傷了，在飛機與炸彈正烈的當兒，幕急落，仍有一陣餘聲，迄至台上燈光復明，飛機與炸彈餘聲始止。」

——幕終——

第二幕

地：綠河橋南端右側正面。

時：當日夜間，至次日清晨。

景：明月如畫，照映着被炸後的綠河橋，晚風盪動了大地的一切，雖然是秋深夜半，萬籟寂靜，可是綠河橋頂，汽燈之下，展開了鐵路員工，流汗的精神，通宵達旦，直到任務完竣。

人：王務分段長余西萬（簡稱余），監工田立春（簡稱田）

看橋夫宋仲平（簡稱宋），工程隊工人趙，錢，孫，李，周，吳，鄭，王。

工人郭明堂（簡稱郭）

電匠老洪（簡稱洪），鄉下小販賣菜人（簡稱菜）

啓幕：幕啓時，台上寂靜，燈光暗淡，少頃，田立春同宋仲平同上

田：（查看被炸情形後向宋說）孟繼貴同那個崗兵，真算命大，這麼近，會沒有把他倆炸死；孟繼貴這次爲公受傷，可以算得鐵路工人的模範，等會兒，段長來了，一定要段長爲他請獎；宋仲平，你在這兒好好的看着，我去找個電話打一打，看看電線修復了沒有，我想北頭也快要做好了，段長馬上就要來的，你不許隨便走動，最緊

要的，是注意漢奸。

宋：是，您去吧。「少頃郭上。」

郭：老宋，你替老孟嗎？

宋：對啦，你從那兒來？

郭：從醫院來，老孟是左腿受傷，是炸彈碎片炸傷的，醫生說，沒有多大關係。

宋：還有馬得勝呢，他要緊不要緊？

郭：老馬也是傷了左腿，他比老孟輕多了，因為他先躺下了，老孟是來不及躺下，所以老孟比老馬的傷重些。

宋：他倆同住在一間病房裏嗎？

郭：是的，除他倆以外，還有五六個病人，有包着頭的，有包着腳的，有坐着的，有躺着的，喊的，哭的，打鼾的，一屋子的病人，看見，真可憐！

宋：老孟喊不喊呢？

郭：老孟剛剛抬到醫院的時候，手亂動，嘴亂說，什麼漢奸啦，來車啦，符號啦……
……因為他這樣亂動亂說，流血流得更多，後來醫生給他打了一針，他才慢慢的睡着了。

宋：老孟平常很沈靜，最不愛說話，什麼事，都是埋着頭去幹，還會兒怎麼又不沈靜了。

郭：你說這話，等於放屁，人家這會兒是給飛機炸傷了，神經錯亂，要是你的話，嚇都會把你給嚇死了。

宋：得，算你有理，老馬怎麼樣，他是不是也亂喊！

郭：老馬腦筋還清楚，他可是只喊哎喲。

宋：他倆真算命大，炸得這樣厲害，會沒有把他倆給炸死。

郭：要說可是真險，那個時候，老馬總算是機靈，一聽到炸聲，他就躺下了，老孟夠多麼危險啦！那個要命的時候，他還站着搖紅旗來阻止那列車子！

宋：剛才田監工不是說嗎，他可以算是鐵路工人的模範，等一會，他向段長報告，要求段長，請上面獎勵，獎勵他。

郭：「獎勵」，我們要的是「工人生命的保障」，像老孟這種服務的精神，我們當然要以他為模範，上面也一定要獎勵他的，可是他這樣拚命去幹，我們對於他的生命，也希望多少有點保障，比如說，今天鬼子擲下來的炸彈，要是離老孟近一點，或是炸的地位大一點，老孟豈只傷一條腿就完了，恐怕整個老孟，連骨頭都得碎！所以只有獎勵，沒有保障，不能算是一個好的辦法，你說對不對，老宋？

宋：你這話也對，也不對，在我總覺得，為公事犧牲了，是犧牲得有價值。

郭：那當然是有價值，假若像老孟這樣的真幹，因為沒有適當的保障，犧牲了他的生命，在他當然是值得，可是再想找第二個這樣真幹的人，恐怕是不容易！就是容易找得着的話，有一天，人家發覺了他的生命，是這樣沒有保障，多少也要有點寒心！

宋：你這話，等於放屁，要是這樣的專來保障你，國家誰來保障！前線上的軍人，時時刻刻，都有被槍砲打死或打傷的可能，要是同你這種一來是保障，二來又是保障，誰還去打日本鬼子！這樣大的中國，只有叫人家來保障吧！現在這個時候，不要談什麼保障自己，或是保障某一個人，我們只有大家一條心，拚命去保國，也就是拿着拚命的精神，去對付日本鬼子，等到國家有了保障，再來談保障自己。

郭：得，這次算你有理。

「這時候，北頭隨風傳來工人工作的歌聲，若續若斷。」

宋：你聽，北頭多熱鬧啊！

郭：那兒完了，就是這兒。

「田立春，挾了一件大衣上。」

宋：田監工來了。

田：郭明堂，孟繼貴同馬得勝好一點嗎？

郭：都好一點，我出醫院的時候，孟繼貴已經睡着了，馬得勝也不喊痛了。

田：暫時叫他倆在普愛醫院住一兩天，不行的話，再送他們到長沙或衡陽去找好一點的醫院。

宋：是的，總得希望早點好，我說，北頭怎樣？田監工。

田：還有個把鐘頭，就可以修好，我們這邊，現在也得預備，預備，郭明堂，你去把那盞汽燈拿來。

郭：是。（下）

「這時候，舞台燈光，開始轉暗淡，月光自雲間湧出，銀色一遍，夜已近午，晚風侵過綠河而來，使人覺得，深夜的秋涼，亦如嚴冬的酷寒，遠處不斷的送來一陣陣的大吠聲。」

田：好涼啊！（隨將大衣穿上，又看了看錶）十二點多啦，北頭也該修好了！

宋：田監工，北頭兒炸得怎樣？路上的員工，有沒有死傷？

田：北頭把路基給炸壞了，沒有死傷的情形，現在路上，時常有兵車，鬼子的飛機，是不斷的，要來轟炸的，比如今天，孟繼貴阻止的那列車，就是一列兵車。

宋：鬼子的飛機，簡直的就是衝那列兵車而來。

田：那個當然，所以孟繼貴，這次功勞不小！

宋：還得請您多多的維持他。

田：這是一定的，等段長來了，我把這情形告訴他，段長也會高興的，這還不是大家的光榮嗎！

「郭提煤氣燈上。」

郭：田監工，掛在那兒？

田：（指台右側）掛這兒，掛在上面，回頭好做活。

「郭把燈掛好，北頭遠遠的傳來倒車及釘道的聲音，還有工人擔東西的歌聲。停一會，有搖車聲，愈走愈近，田即向北望。」

田：段長來了。「搖車聲停，少頃，余西萬上。」

余：田監工，這邊兒怎樣？

田：這兒一共落了兩個彈，一個落在第十號橋墩附近，橋墩微傷，一個落在道側同崗樓的後面，道側崗樓全炸毀，並炸傷看橋夫孟繼貴一名，崗兵馬得勝一名。

余：（阻止田的話頭）工人同崗兵，傷勢重不重？

田：不很重，都是腿部受傷，已經抬到普愛醫院去了，據醫生說，大概沒有多大危險。

余：他們怎麼會受傷？

田：當飛機來轟炸的時候，南邊開來一列兵車，看橋夫孟繼貴，預計那列兵車經過橋時，必遭轟炸，於是奮不顧身，站在軌道上，跳着搖紅旗，阻止那列兵車前進，當該

列兵車發覺信號旗將車望南退的時候，飛機已在橋的上空，當時崗兵已躺下，孟繼貴不及躺倒，橋的附近已落彈，他倆就在這時候受傷了。

余：看橋夫，不顧生死，奮勇從公，兵車得免轟炸，這種服務的精神，我一定轉請上峯，優予獎勵。這個，田盤工，你坐搖車過去，叫電匠們，趕快把這邊的電話線修好。

田：好。「田下搖車聲愈走愈遠。」

「余查看各被炸地點，隨看隨記，這時候，烏雲蔽月，風聲加重了夜寒，萬籟寂靜，一切均在酣睡中。」

余：（望了望天）是誰被炸傷了？

郭：孟繼貴同馬得勝。

余：那個是看橋夫？

郭：孟繼貴是看橋夫。

余：（一邊筆記，一邊說。）你認識他嗎？

郭：我認識他。

余：他家都有什麼人？

郭：他有父親，有個十三歲的兒子，還有個弟弟，也在工二段作事，這些人都在這兒。

余：（一邊筆記，一邊說）那個醫院，叫什麼名字，你去過嗎？

郭：我去過的，叫普愛醫院。

余：（一邊筆記，一邊說）他們住的病房，怎麼樣？

郭：不很好，孟繼貴同馬得勝住的那間病房，將近有十多個病人，空氣也不好。

余：那麼，將來把他們送到長沙，或衡陽去治吧。

田：搖車聲愈來愈近，少頃，田上。」

田：段長，電匠們正在查線，沿路修過來了，北頭已經修好了，工程車要不要開過來；

余：這邊有少數枕木同鋼軌嗎？只要夠用就可以。

田：有，夠用的。

余：那麼就不用開車子過來，叫搖車去把工人接過來好了。

田：是，「田下，有搖車聲遠去，少頃，田再上。」

余：田監工，這邊就是把橋墩同軌道修好，只要能夠走車，就可以，稍微有點不妥當的

地方，還可隨時修理，總而言之，先通車要緊，並且要愈快愈好。

田：是的，工人們馬上來的話，天亮就可以修復。

余：那末，最好。

「有搖車聲，工人談笑聲傳來，少頃，工人趙錢，孫，李，周，吳，鄭，王等同

上。」

田：好好，全都來了，咱們先抬枕木，墊橋墩，郭明堂同宋仲平引他們去抬枕木。

「工人們同下，只有趙一人向田說話。」

趙：請監工同段長說，總段長有電話，請他說話。「趙下。」

田：總段長有電話，請段長說話。

余：好，我要到車上去了，這兒的事請你照料，愈快愈好。

田：好，你去吧。「余下」

「月亮再現，光輝漸減，夜寒雖重，工人們仍然是有光着膀子的，在一陣熱烈工作之後，工人們的精神，漸漸疲倦了，田監工坐在石頭上，也是要睡的樣子。」

趙：監工，現在橋墩全墊好了。

田：那末，抬枕木鋪道吧。

趙：是，不過，工人們實在是精神不夠了，好在這兒剩下的活不多，天一亮，一定可以幹得完，可不可以叫我們稍微停停腳，休息一會，喘喘氣。

田：（查看了一次，自己也有點倦意）可以，大家休息一會兒吧。

「工人們聽到了這一聲，個個臉上，都現出感激與高興的表情；於是他們坐着的坐着，躺着的躺着，說的，笑的，還有拿餅出來吃的；田監工，在不注意中暗下。」

趙：你們瞧，這麼一會兒，老李就會睡着了！

錢：老李，老李，不准睡，大家都沒有睡，你一個人睡，行嗎？

周：老王也睡着了，打，打，把他倆給打醒。

大家：打，打醒他倆……

李：（驚醒）你們吵什麼？

王：（驚醒）得，得，不睡了，行不行？

錢：不睡，當然行。

李：老孫，你的餅好吃嗎？

大家：有餅大家吃，不給我們就搶！

同說：他媽的，一天吃不着一頓飽飯，留了這麼幾張乾餅，你們還要搶，（拿餅出來）都

在這兒，吃吧，用不着搶。『大家搶餅吃。』

吳：不行，不行，老趙，搶了那麼一大張，我沒有搶着一點，分一半。

趙：好，分一半。

鄭：聽說：今天這兒炸傷了人，是真的嗎？

宋：孟繼貴炸傷了。

鄭：還有一個吧。

郭：那一個是個崗兵，他叫馬得勝。

宋：今天，孟繼貴可美，有鐵牀躺，有好東西吃，還有人侍候。

郭：你說他美，你明兒也學他美一美，好嗎？

宋：放你的屁，你明兒才會給飛機炸死呢！

郭：你說老孟美，不是可以學他一學，我又沒有說你挨炸彈。

趙：算啦，算啦，這個年頭，誰也保不得一定不挨炸彈，到底他倆怎麼會受傷？

郭：是啊，我的話，還沒有說完，就叫他，給吵丟了，今天飛機來炸橋的時候，要不是孟繼貴肯拚命的話，南邊來的那列兵車，非炸燬不可，兵車是救到了，孟繼貴，他也受了傷了。

大家：好。

同說：要是我們真來學他，可不是真美！

錢：傷口重不重？

郭：不很重，醫生說，大概沒有生命的危險。

孫：沒有命，那還治個甚麼勁？

郭：「沒有生命的危險」，就是「死不了」

孫：呵！死不了，「死不了」就行。「田監工暗上。」

田：我說，諸位，行了吧！現在趕着幹完了，咱們暢開兒的去歇着。
大家：行啦！幹吧！
同說：行啦！幹吧！

「於是開始抬枕木，鋪道。」

趙：監工，道鋪好了。

田：這就快了，你去看看，網軌有不能用的，就去抬新的換。

趙：是。「遠遠有搖車聲走來，少頃，余上。」

余：田監工，快修好了嗎？

田：快好了，就要開始釘道了。

余：唔，剛才總段長，轉來上面一個命令，限我們今晨七點鐘以前修好，因為南邊各站，擠滿了兵車，衡陽擠得連道都沒有了，無論如何，先通車要緊啊！

田：（看錶）行，時間夠，現在欠十分不到五點，有一個鐘頭，咱們就可以完工了。

余：（查看一次）那末，我還是回到車上去，恐怕上面有電話，來問情形。

田：你去你的，這兒都有我。「余下，搖車聲遠去。」

田：郭明堂，你去把所有的工人，都聚到這兒來，我有話說。

郭：是。「少頃，全體工人同上。」

田：剛才段長來說，上面的命令，限我們七點鐘以前修好，因為南邊有好多兵車，要馬

土望北開，現在是四點五十三分，還有兩個鐘頭零七分，咱們做得完嗎？

趙：現在就差道沒有釘，這點兒活，說完就完。

田：好嘞，你們趕着做吧。

「全體工人，精神百倍，廢續工作，這時候，月亮已沉，曙光侵破了黑夜，將臨大地，四面鷄唱，汽燈漸漸暗淡了。」

錢：這燈怎麼不亮了！

王：許是沒有汽了，你去打兩下吧。

錢：對嘞，我去搬樓梯來。

「錢下，少頃搬樓梯上，爲燈打汽，結果燈熄。」（注：這裏與其說是打汽，不如說是洩氣，目的，是要使燈熄。）

錢：那兒是沒有了汽，油點乾了！「搬樓梯下，曉色已臨大地，遠處傳來起床號聲。」

王：得，燈滅了，天已亮了，活兒，也就快完了。

「一陣熱烈，工作完成，可是工人們的精神，還是活躍如初，在他們，疲倦已成過去了。」

趙：監工，請你看，現在完全修好了。

田：（查看）好了，大家休息吧，現在才六點五分，等一會，段長就要來的，我到橋頭

去等他吧。（田下。）

「工人們，開始休息，一個鄉下賣菜人，挑了一擔菜上。」

李：賣菜的，有蘿蔔嗎？

菜：有，五分錢一斤，你要嗎？

李：五分一斤，不要，三分一斤。

菜：開張發市，就算三分，你要多少？

「工人們爭着買。」

菜：慢點，慢點，一個，一個的來稱。

錢：真他媽的餓急了，見着蘿蔔，都好像是飯似的。

鄭：可不是嗎，餓了一天一夜，還得賣力氣，又沒有得睡，誰個受得了！車頭也要上煤上水呢！

「工人們一邊吃蘿蔔，一邊談笑，好像慶祝工作完成似的。」

李：賣菜的，你挑到那兒去賣？

菜：挑到市上去，一早只有一會兒功夫做生意，還要提心吊膽，只怕飛機來。

錢：你也怕飛機，我們也是爲了牠，受餓，受累，他媽的，抓住了日本鬼子，非碎了他不可！

菜：你們還要不要？給我錢，我好趕市。

李：我給你吧，一共幾斤？我一塊兒給你。

菜：那趕情好，一共八斤。

李：八斤，應該二角四分，給你二角五分吧。

菜：我沒有錢找，你拿蘿蔔吧。

李：行，你去趕市。「賣菜人下。」

大家：老李請客，老李請客。

同說：請客就請客，有什麼關係！

「遠處有搖車聲走來，少頃，余，田，及一電匠同上。」

余：（查着）田監工，你叫電話匠，給我把調度電話接好，叫總段說話。

田：老洪，你把調度電話接上，段長要同總段說話。

洪：好。「他把身上背的輕便電話放下，再去接線。」

余：（拿起耳機）喂，工務二段……你那？……工二段，總段長嗎？我是余西萬，現

在我在隸河橋南頭打電話，橋修好了，六點十分修好的。可以通車，什麼？……

炸的損失情形，（取日記本）昨日午，敵機三架，在隸河橋投彈，北頭落彈四枚

，三枚落在鐵道東邊，距鐵路甚遠，炸毀茅屋數間，炸死平民四人，一枚落在本路

交通道附近，軌道同路基炸毀，南頭，落彈兩枚，一枚落在第十號橋墩旁，橋墩略受微傷，一枚落在道同崗樓附近，崗樓均炸毀，並傷看橋夫一名，崗兵一名，現均抬往綠口普愛醫院醫治，看橋夫，姓孟，叫孟繼貴，……當敵機來轟炸的時候，可巧南邊來了一列兵車，孟繼貴心想：兵車開到橋上時，一定要受轟炸，於是站在軌道上，跳着示紅旗信號，那列車才望南退去，那時候，綠河橋附近，均先後落彈，孟繼貴不及隱避，乃將左腿炸傷……是啊！……請總段長獎勵獎勵他吧！……危險……大概沒有生命的危險吧，這是普愛醫院的醫生說的，不過，聽說這個醫院設備……對，把他倆送到長沙或衡陽去治，好，好，就這麼辦，現在我把車開回段上去，是的，是的。（余放下耳機。）

「洪將綫拆下，仍然背好電話機。」

余：好，讓我們工程車先試一下，田監工，你去叫車開過來，我們就由這兒上車。

田下，有搖車聲遠去，工人們，開始檢好工具及各人的衣服；少頃，有汽笛聲，及車行聲，愈來愈近，看橋夫宋仲平，張開綠旗，放車過來，全體員工，均向北望。

幕緩落

幕終

第三幕

地：粵漢鐵路附屬醫院

時：庚申年一月廿五日

景：一間三等病房的東半段。台的右側有一大窗。窗外爲一寂靜小院，院中種了些樹木，落日映照着綠葉，搖動在溫和的春風中。從窗望出去，真是有點令人神馳；窗下置一形似茶几的小白櫃，櫃兩旁，各置一椅，櫃前有一痰盂，靠着台正面的左側，橫放着一鐵床，床上躺着馬得勝，床頭又有一小白櫃。櫃前又有一痰盂。櫃上放了兩把茶壺和兩個茶碗，正面壁上貼了許多衛生標語。

人：孟繼貴（簡稱貴） 父——貴父，孟繼富（貴弟，簡稱富）

孟二保——貴子（簡稱保） 馬得勝（簡稱馬） 公役二人

袁勛安——醫院院長（簡稱袁） 若穎小姐——醫院護士（簡稱若）

病人：甲、乙、丙、丁。（不登場人）

緊幕。暮聲時，有病人呼痛及沈吟等聲，貴躺在一張鑲有皮輪的鐵床上，公役二人，由病房的西半段，推至東半段的正面右側，與原有的鐵床，照樣的橫放着，一公役並將窗前的痰盂，放在床頭下，二公役下，台上稍靜，若上。

若：這間病房，比那間好吧……（看貴）噢！這麼一會兒，他就睡了。（看手錶，正

欲下。）

馬：我要喝茶，我要喝……

若：好，好，我給你去拿。（走過來看看馬，拿茶壺下。）

馬：哎喲，哎喲，他媽的，怎麼還這麼痛啊！

貴：（大喊）哎喲，哎喲，斃死了，斃死了，連氣都透不出來，我要換地方……

若：（急上）喂，孟，孟先生，別吵，別吵，這不是給你換了房間嗎！（一邊說，一邊

送水給馬）馬先生，喝水吧，我給你放在櫃子上面啦！（回身同貴說）孟先生，你

睜眼看看，這不是那間病房了，你瞧瞧，就知道。（貴仍然亂喊，若走近他，一看

，才知道他自己的手，壓住了心口）好，你自己壓住了心口，爲什麼不整得慌，

把貴的手拿開，這大概不整得慌吧！孟先生。

貴：誰動我的手？誰動我的手啊！我壓住心口，我心口痛！

若：是我，是我，孟先生，您別吵，心口痛，我去問醫生要藥，拿來你一吃，心口就不

痛了，請你靜靜的躺一會；（轉向馬）你喝了沒有？

馬：請你遞給我吧，我這會兒起不來。（若侍候完了馬，急下。）

馬：老孟，你覺得怎樣？「貴不應他，仍呼心口痛。」

馬：老孟，你怎麼會心口痛？腿上的傷，好了沒有？

「貴仍不應，馬也不問了，少頃，若持藥上。」

若：孟先生，孟先生，吃了這包藥粉，心口就不會痛了。

「若給貴倒好一杯水，打開藥包，一手扶起貴的頭，一邊倒藥給他吃，貴吃了藥便漸漸安靜，竟至睡着了。」

馬：我餓了，給我點吃的，我餓了。

若：好，我去給你拿，你別嚷，他才睡着。

「內面又有病人喊着要喝茶，若即下。」

若：來吧，來吧。

「少頃，貴父，富，保等，由一公役引入，若趕來。」

若：（細聲）你們是看那位病人的？

父：看孟……孟繼貴的。

若：啊，他剛剛吃完了藥，現在睡着了，請你們等一等，再同他說話吧，並且要靜。（若下）

「父輕輕的走去偷看貴，轉過身來，面作悲狀。」

父：（細聲）老三，你二哥的臉色，比在長沙那個醫院的時候，難看多了！

富：（細聲）這是本路的醫院，靠得住些，長沙那個醫院，是教會辦的，那些外國人，他那會看得起我們窮工人！依我說，二哥的臉色好瞧不好瞧，是沒有什麼關係，只要醫院靠得住，二哥一定會好的。

保：叔叔，我爸爸的病，一定會好嗎？

富：是的。『保聽了這話，很高興，慢慢的走去偷看貴，若趕上。』

若：喂，你不要吵醒了他！『說完了，又去替馬換藥。』你不是餓了嗎？一會兒送牛奶來給你吃，現在給你換藥，不要喊叫，一定不痛的。『一邊給馬解帶子，一邊說。』
（你向上望，別騰腿，不准動，你的傷好了，馬上就要收口。『用很敏捷的手術，把藥換好，正欲下，貴醒來。』）

貴：給我一口水喝！

若：有，有，（給貴倒水）你心口還痛嗎？

貴：現在不痛了，這藥真好，你再給我一包吧。

保：爸爸您好一點嗎？我同爺爺，叔叔，到這兒好半天了。

貴：（看父）爸爸，您老來啦。

父：老二，你自己覺得好一點嗎？『貴點點頭，表示好一點。』

富：三哥，郭明堂，前天帶口信來問你的傷好沒好，田監工也有信來，問你的病。

「貴點點頭，表示聽着了。」

若：（忽然打斷他們的談話）孟先生，你看這間病房好些嗎？

貴：（慢慢坐起，四望）好多了，我早先住的那間房子，真悶人！

若：這就好了，你的傷口也不痛了，房間也換了，這一高興，你也快好了。「內面有人喊痛，若急下，少頃，轉靜。」

馬：老孟，你好一點嗎？

貴：（驚奇）老馬，你也在這兒，那好極了，你好些嗎？

馬：我的傷，快要收口了，你呢？

貴：（嘆息）我，我還差得遠啊！

馬：慢慢的養着，總會好的。

父：（插嘴）對瞭，慢慢的，總會好的。

貴：爸爸，這是馬先生，老馬，這是我父親，那的弟弟和裁的孩子。

「大家一一招呼。」

保：慫恿不？我給慫倒碗水吧！爸爸。

貴：（搖頭）爸爸，大哥有信來嗎？

父：沒有，他自己不會寫信，找人寫信，在鄉下也麻煩。

貴：要是我的傷再不好，還是叫大哥來接您老……和二保回家吧！老三他一人在外做工，也足夠自己的生活。

父：好，我回頭找人給你大哥寫信。

富：北邊現在正打着戰，路上不好走，還是叫爸爸爸同二保跟着我吧。

貴：回家是本鄉本土，總比在外面好多了，你一個月只能賺十二塊錢，怎麼會夠用！

富：也只有儉省着用，再說，這不過是暫時的，等你傷好了，不就同以前是一樣嗎！

貴：（嘆息）就是我的傷好了，也成了殘廢，還是回家的好。

富：二哥，你養病要緊！這些事，現在不用擱在心上。

貴：二保，你也十三歲了，「年紀不算小了」不差什麼的，也該學學做活，你媽只生你一個，可憐，她就死了！（悲傷）你，你要爭氣，要做人。

保：爸爸，我知道，您老放心。

「若兩手捧一盤子，盤子上放了兩碗牛奶，送一碗給馬，又送一碗給貴。」

若：請你們，別再同他談話了，孟先生，你喝了這碗奶，好好睡一會，養養神，你的血太虧了。

父：那我們就去了，明天再來。

貴：好吧，今天晚上，最好叫二保來一趟。

三人：好，好。「同下。」

「馬同貴喝完了牛奶，就躺下了。寂靜中，可以聽到病人沈吟及咳嗽聲，少頃，袁同若上。」

袁：（一邊叫若測驗貴的溫度，一邊摸脈，同時問貴。）你今兒覺得怎樣？

貴：剛才心口痛，吃了一包藥，現在不痛了。可是，心裏還是發慌。

袁：我給你打一針吧！（寫了一張藥單，交給若，同時對若說。）你先同他換腳上的藥，然後再拿藥單去取藥。（轉身問馬）你好了吧。

馬：好些，剛才換的藥。（若用很敏捷的手術，給貴換了藥，即下。）

袁：你換藥，覺得痛嗎？孟繼貴。

貴：（停了半天，用很細的聲音。）有點痛。

「少頃，若持一小盤，托着藥同針上，把盤子放在櫃上，將注射針預備好，交給袁。」

袁：（對若說）你把他的手，拿出來。「貴受注射時，知覺亟遲鈍。」

袁：今晚上，誰值班？

若：是我值班。

袁：你要特別注意孟繼貴。

若：是的。「袁若同下。」「少頃，馬忽咳嗽，將貴驚醒。」

貴：嘿，老馬，你幹嗎！老是咳嗽？

馬：嗓子眼癢癢，逼不住，你好些嗎？老孟。

貴：這會兒覺得精神很好，你是快要出院了，罪也受夠了。

馬：出了院，還不是去當這份差，吃那口糧嗎？

貴：老馬，還是幹的對，咱倆弟兄，決不怕死，飛機，大砲，算他媽的甚麼？

馬：那是，怕飛機大砲，就不用幹咱這行，記得我參加直奉戰的時候，在前綫上抬回醫院三次，那三次的傷，沒有一次不比這次重的，只要傷一好，又他媽的望前綫上跑，可惜這回打日本鬼子，我還沒有上過前綫，這回出院，我非入隊伍裏去幹幹不可，不然的話，這一輩子算白來了。」

貴：對，咱們死，也要死得值，從前我在家的時候，縣裏時常備土匪，有一年的冬天，地上沒有事，可巧縣長征壯丁去剿匪，有些怕死的，不是逃跑，就是化錢去買動縣衙的人，設法免征，咱就不怕死，來征咱就去，到後來把土匪剿滅了，咱得了一個外號，叫他媽的「生張飛」。

馬：爲甚麼叫「生張飛」？

貴：三國時候的張飛，在當陽橋，嚇退了曹操百萬兵，咱「生張飛」，有一次在山窩裏

，給他媽的土匪，圍住了我們一班人，讓我大喊一聲，四面響應，把那幾百個土匪，嚇跑了，我們這一班人，才得闖出圍來，因此人家送我一個外號，叫『生張飛』。

馬：嘿，真有你的，只是可笑那幾百個土匪，就是那麼怕死，山窩賊一聲『可不是，會四面響應嗎？』的確你的聲音是真亮，就是現在你病了，說話的聲音，還是很有勁。

貴：可不是，咱們傻小子，說話是痛痛快快的，誰學那些小聲細語的人，好像娘兒們一樣。『若跑上。』

若：喂，二位，請安靜一點吧，病人們都睡着了，孟先生，你更不能太廢精神，這是醫生囑咐我，注意你的最重要一點。

「馬貴停止談話，此時窗外風聲呼呼，滿空漆黑，夜已近午，犬吠聲，頻頻傳來，舞台燈光開始轉暗淡；若很仔細的，注意了貴的動態，忽覺一陣寒氣侵入，她覺到衣服單薄，於是急下。少頃，富同保輕步上，見貴已睡着，便靜悄悄的坐到椅上，除病人鼾聲，及沈吟外，舞台肅靜得可怕。」

貴：（嘆語）媽，你老人家好啊？你怎麼知道，我在這兒？……………

「當作怪狀，保作驚狀，即奔到富的身旁，不敢動。」

貴：（翻了個身，嚙語）哎呦，好痛……嘿，二保他媽，快給我瞧瞧吧，怎麼不來……

保：（細聲）叔叔，奶奶同媽媽在那兒？

富：（搖搖頭，細聲）你爸爸在做夢，你奶奶同你媽媽，不是都死了嗎！

保：（呆呆的昂着頭，望住富）可不是死了嗎！

「少頃 貴狂喊一聲，昏昏醒來。」

貴：哎呦，痛死了！「保趕跑過去。」

保：爸爸，我來了，叔叔也來了。

富：二哥，你好好的再睡一會兒吧！

貴：（精神失常）噢！剛才你奶奶同你媽，全在這兒，怎麼一會兒就走了！

保：奶奶，媽媽，不是都死——爸爸，您別想他們了，養病要緊。

富：是的，養病要緊，二哥。

貴：我這病，只怕是好不了了……剛才夢見咱媽，她老人家對我笑，二保的媽，牽

着咱媽，好像要出去的樣子。

富：二哥，養病不可亂想，心急，那更沒有用。

貴：去年十月受傷，到今年正月，由海口到長沙，由長沙又到這兒，醫了這麼久，這麼

多地方，還是不好，有什麼養頭！……………老三，假如我有個長短……………（哀聲）咱爹同二保，只有你養活他們，二保……………你……………你要……………聽爺……………爺跟……………叔叔……………的話……………

富：這不用（哀聲）二哥操心，我賣命也得養活他倆。

「貴作嘔，痰中帶血塊，一陣昏去。」

保：叔叔，你瞧，這痰裏有紅的……………

富：（點點頭，作悲狀）二保，你在這兒呆一會，我去找醫生。（急下）

「少頃，富同若上。」

富：小姐，這是我的二哥，他的命到底有救嗎？

保：總得請您，救救我爸爸！

若：剛才醫生叫我今晚特別注意他，現在只有給他打一針，如果他的生命能延長到明天，或者還有救。

「若同貴打針，貴毫無知覺，若搖了搖頭，長嘆了一聲。」

保：（忽然撲到貴的身上）嘿，叔叔，你看，爸爸手都冷直了，閉着眼睛還笑，爸爸……

……………（哀聲）爸爸。

富：（摸摸貴，悲傷的）二保，你……爸……爸，他……死……死了！

保：（跳起來，再跌倒，撲在貴的胸前狂喊。）爸爸，爸爸，爸爸啊！

若：（很慨嘆的）爲了一列兵車，可是他犧牲了，這雖然是死在後方，可是比前綫的士兵死得還值得！

富：（悲傷）值得！

保：叔叔，我爸爸死得值得嗎？

富：（點點頭）是。

保：（抱着貴狂吻）爸爸，你值得，爸爸，你死……得……值得。

馬：（驚醒狂喊）老孟，老孟。

若：（呆立着，惋惜的向馬說）孟還貴，他犧牲了！

馬：（驚起，張着大嘴）什麼？

「這時候，舞台燈光極端暗淡，遠處傳來，衡陽車站，打鐘，鳴笛，倒車等聲音；保倒在貴胸前，富立在床側，若靠住椅子，馬才從被中驚起，在肅靜與沈痛中，幕緩緩落。」

幕終

全劇終

廿八年雙十節良於衡陽

廿九年五月六日該國贈

民國廿九年一月初版
1000冊

	同	編	須	翻
	意	者	徵	印

發	校	編	淶河橋三幕劇全一冊（每冊印刷費叁角）
行	訂		
者	者	者	
敵後援會話劇團	魯李 養可 厚鎮	鄒 良	

274031

KBC
G
234.6
61